

我來想論之中，龍庭空宗論說式，常常有不相同的處，各異其異，姑更爾難論，至其空宗，我亦不同。

肇論淺釋

恐印不是一個人印的，是幾個人印的，完全清淨，故敢印也！
網四印字來印容。新長新分，新長新分，新長新分，新長新分。
最非非，皆由一展。新長新分，新長新分，新長新分，新長新分。
新長新分，新長新分，新長新分，新長新分。
然則神安同財，最非一展。新長新分，新長新分，新長新分，新長新分。

此則與的應不同，非非異境，則此來非境。
乘非異境，則乘乘而非乘。

雖不同而亦非，不異於的異境。
發什想則不謂自異，因於的異境日若人眼，不異於的不同的。

不謂不真空論

此篇論空，講空的道理。空之一字，原來是對物質講的，是物質的反面，無物質是空。所以單獨說一個空字，人們思想上引起的印像，是空間的空，是眼見不到形色。不單眼見無形色，耳鼻喉身也感覺不到有聲香味觸覺等。空字廣泛的用，無事、無心，任何一切無，都可名之為空。此篇的空字，是廣泛用的。空字的意義：沒有東西，沒有內容，是空，不切實際，虛偽無實，也是空。此篇論空，是要辨明，所謂空的意義，是虛偽無實，故題名不真空論。

夫至虛無生者，蓋是般若玄鑒之妙趣，有物之宗極者也。

虛是無實，即是空。至虛，就其體而言其空。無生，就其相用而言其空。首標至虛無生四字，多方面指出其空。舉出以下欲辨明的，即是指此。這至虛無生，不是一般智慧所能明的，而乃要用迴出尋常的般若智慧，深深地鑒照，方才能妙入其趣。這至虛無生，是宇宙萬有徹底的道理呢！
不取自非聖明特達，何能契神於有無之間哉！

自空，未顯空之非空也。
夫言自空，則當言自空，豈於自空而對空也哉！此直顯空不

自空，未顯空之非空也。
夫言自空，則當言自空，豈於自空而對空也哉！此直顯空不

自空，未顯空之非空也。
夫言自空，則當言自空，豈於自空而對空也哉！此直顯空不

單培根

般若非常人所有。惟聖人高明，其智慧有獨到的能力，用心在有無之間分辨，能夠深深契合，冥會無間。不說五五會上與日與事，是以至人通神心於無窮，窮所不能滯，極耳目於視聽，聲色所不能制者。豈不以其即萬物之自虛，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。

至人，人類中能力最强的，也就是聖人的異名詞。人們的智慧常常被事物的表面現象所蒙蔽而想不通。隨着人類知識的進步，世間事物的真相，也逐步地在揭開。然而哲學上的根本問題，到現在還在本體論上唯心唯物糾纏不已。至人的心，非常銳利，觀察事物，直透其底，不停留在其表面所呈現的而受其蒙蔽。同樣的接觸事物，耳聽目視，極紛紜萬象聲色的變化，不隨境而轉，被聲色所繫縛而作其奴隸。這是為什麼？因為聖人已看透任何事物的本性，都無有其自體。那裏還可能被虛偽幻象所迷惑而神明受累呢。

是以聖人乘真心而理順，則無滯而不通。

心是知事物的。心力有強弱，弱的難以知事物。若心有歪曲的成見，如鏡以照物，鏡面不平，則所照不真。有歪曲成見的心，亦

不知事物的真相。無歪曲成見之心，是為真心。運用真心以知事物，能順事物之理而知。順事物之理而知，如破石劈木，順木石之紋理而劈破之，是不會碰到阻滯而不通的。

審一氣以觀化，故所遇而順適。

中國古代有氣化之說，認為一氣為萬物之所本，萬物皆一氣之所變化。僧肇之時，尚無現今物理學等科學知識。然推求萬物同歸一元，此古今所同的心理。僧肇即採用當時通行的學說，說審知一氣之本，以觀變化的萬物，是何往而不相順，到處適合的。

無滯而不通故，能混雜致淳。

無滯不通，故於雜亂浮華之中，洞見其淳樸的實質。

所遇而順適故，則觸物而一。

所遇而順適，以其不論碰到什麼，都知其本元是一。

如此則萬象雖殊，而不能自異。

這樣，萬物的形象，雖然各有各不同的，他也不能不同。

不能自異故，知象非真象。

為什麼他不能自異，因他的真相已被人知，不是這樣不同的。種種不同的形象，不是他的真象。

象非真象故，則雖象而非象。

他所現的種種不同形象，既非真象，則此象非象。

然則物我同根，是非一氣。潛微幽隱，殆非羣情之所盡。

僧肇着重點是一，故說：這樣說來，物啊！我啊！其根是同，是非非，皆由一氣。講到這一是什麼，一是怎樣。僧肇用潛微幽隱四個字來形容。潛是潛伏，微是微細，幽是幽暗，隱是隱藏。恐怕不是一般人們的見解所能完全徹底知道的吧！

故頃爾談論，至於虛宗，每有不同。

近來談論之中，講到空宗他地方，常常有不同的說法，各是其是

，各非其非。對於同一的事物，各拘不同的見解，是其所謂是，非其所謂非，尚有什麼可以同呢！

故衆論競作，而性莫同焉。

各各發揮其見解，競相造論立說，而尋究其實，終是不同，不能統一起來。後人歸納當時研究般若的學說，有六家七宗之不同。一、本無宗。二、本無異宗。三、即色宗。四、識含宗。五、幻化宗。六、心無宗。七、緣會宗。

何則？

有那些不同的說法呢？他們的不足之處，或錯誤之處，是甚麼呢？

心無者，無心於萬物，萬物未嘗無。

僧肇舉重要的三宗，各加以評論。先舉心無宗來說。心無宗的，認為執萬物為實有，是病在於心，只要心不去想他，息念忘慮，就是了。他們要求無心於萬物。大概他們是着重用禪定工夫的人，以禪定為唯一要着。一心入定，靜心息念，無思無慮，外忘世界，內忘身心，大地粉碎，虛空消沉。且不說在社會上終日與事物接觸的人，是不能無心於萬物的。入定的人出定了，身心世界依然在，怎樣無心於萬物呢？萬物未嘗因為他無心而為無啊！

此得在於神靜，失在於物虛。

主張心無的，也有其好處，他可以使心神安靜。但是他沒有領會到萬物之所以為空。

即色者，明色不自色，故雖色而非色也。

第二舉即色宗。他們即色明空。色是因緣所生，不是自己成爲色。我們所見之色，不能即認爲是色。然他們的說法，是在我們所見色的背後，有作爲色的東西，是色的本性。

夫言色者，但當色即色，豈待色而後爲色哉！此直語色不自色，未領色之非色也。

僧肇的批評說：我們所說的色，即是指當前所見的色。即此當前

所見的是色，那裏還需要另外有作爲色的本體的東西來使之成爲我們所見的色。你現在只說色不自色，不過說所見之色不是色自體，並不否認有使色成爲色的自體。你沒有領會，色之非色，不是所見之色非色，而是色無自體，沒有作爲色自體的東西。

本無者，情尚於無多，觸言以實無。故非有有即無，非無無即無。

第三舉本無宗。同是說本無，有不同的說法，六家七宗中，有二宗都說本無，有看到般若經中大談本無，他們沒有好好地用理智作深刻的領會，而是太感情用事，對於無，作信仰上的崇拜，什麼都是無，將無待如上賓，動不動都是無，聽說非有嗎，即無此有。聽說非無嗎，即無此無，任你說什麼，他總是無！無！

尋夫立文之本旨者，直以非有非真有，非無非真無耳，何必非有無此有，非無無彼無。此直好無之談，豈謂順通事實，即物之情哉！

我們尋佛菩薩說教立言的本旨。其說非有，意謂非真有。說非無，意謂非真無。那里是說非有是無此有。說非無又是無彼無！你這樣的講無，簡直是吃飽了飯沒事做，歡喜講無的閒談戲論而已，那裏是爲了要明白事理，實事求是，順從道理，以通達事物的真實情況呢！

僧肇所處的時代，盛行玄學，玄學家好尚清談，幾個高級知識份子口齒伶俐的人，聚在一起，高談玄妙以爲樂。他們看到佛教中般若學和玄學相似，也拿來作清談的資料，佛教徒也借玄學以弘揚佛法，這都是必然的趨勢。然玄學與般若，終究是似是而不同。有高識的，捨其原來所精通的玄學而歸依佛教，如慧遠之流即是。僧肇也是此中佼佼者，他初以老莊爲心要，嘗讀老子，歎曰：美則美矣，然期神冥無累之方，猶未盡善也。他感到玄學於實用不夠。後讀維摩，乃言知所歸矣。他對於般若和玄學是深深地辨析分別其不同的。他運用時代的語言知識來說明般若，正是人家所難以達到的本領。他於當時流行的各家般若學說，提出重要的三家來評判。此三家之說，當時玄學盛行，是極容易產生的，

尤其是本無，原來是玄學，而用以翻譯佛說，更容易令人認爲二者完全是一。僧肇批判之，極爲切要。然此三家之說，善用之，亦何嘗不可以通入般若。僧肇之書，千載之下，令人讀之，猶覺其味無窮。而偏偏有人見僧肇書多玄學語，以僧肇爲同於玄學而大肆批判，真可歎亦復可憐。

夫以物物於物，則所物而可物，以物物非物，故雖物而非物。

他們種種說法，都不夠正確，那麼、怎樣講呢？講是不容易的。我們在物的上面，加之以物這個名稱。被你所加的物，是可名之爲物了。但你也可以將物這個名稱，加在非物的上面。這樣，你雖名他爲物，這非物不會因爲你名之爲物而成爲物的。

是以物不即名而就實，名不即物而履真。

從以上的道理，可知道物不會有了名增加其真實性。名也不會加在物上名也真的同於物一樣了。

然則真諦獨靜於名教之外，豈曰文言之能辯哉！

所以真實的道理，他靜篤篤的獨自存在，不受種種立名設教所影響，還有什麼文字語言可以用來辯明呢？

然不能杜默，聊復厝言以擬之，試論之曰：

真理豈不是不可說了嗎？然而不說吧，又怎能使人明白，人與人之間的意義傳達，完全是依靠語言文字的啊！爲了要使人們能明真理，我不能摒絕語言，沉默不說。現在姑且尋找些適當的話，盡可能地比擬一下。就這樣試來說說。

以上是序。序是敘述緣由。以下是正文。

摩訶衍論云：諸法亦非有相，亦非無相。中論云：諸法不有不無者，第一真諦也。

先引教爲證，以示言出有據。摩訶衍譯爲大乘。在大乘論中都說：一切法，亦非有相，亦非無相。說話是有程度不同的，有角度不同的。諸佛說法，常依二諦。一者俗諦，二者真諦。俗諦卽世

俗諦，真諦即勝義諦。世俗諦是諸佛隨順世俗之知見而說，勝義諦是諸佛獨見之勝義。以其爲殊勝之義，故名勝義。佛有獨見之勝義，又何需世俗諦？此如吾人至異鄉他國，入其國，必需同其語，同其俗。佛出人間，必需隨順世俗之世俗諦，乃能與人類共處，爲人類說法。佛以世俗諦說勝義諦。我人亦依佛說世俗諦而通達勝義諦。此諸法非有非無之談，是依勝義諦而說，故引中論說，諸法不有不無者，第一真諦也。真諦是勝義，故稱第一。亦可勝義亦有重重，此是最高勝義，故稱第一。勝義諦與世俗諦，看其語似違反，其實不違反，如每天日出日落，是世間共許的真實道理，假如有人說，太陽停在空中不動了。任何人都知道是錯誤的。但是，科學家亦自有其真諦，勝義諦，他說是地球繞日而行，地球在動。這與世俗常識所知相違反。然這是真理，和常識並不違反。非但不違反，而且正以地球繞日，人處地球上，所以見到日出日落。諸佛所證的勝義諦，也是如此，和世俗諦其言相反，其實相成。可以說：若無勝義諦，亦無世俗諦。而衆生只知世俗，不知勝義，甚至聞佛說勝義而驚怖。故佛名之曰愚人，說爲可憐憫者。

尋夫不有不無者，豈謂滌除萬物，杜塞視聽，寂寥虛豁，然後爲真諦者乎？

有亦非，無亦非，所謂空，難道是將萬物洗清掃淨。或者是閉着眼睛，塞住耳朵，無聲無臭，一片空空洞洞，才算是真諦嗎？

誠以卽物順通，故物莫之逆。卽僞卽真，故性莫之易。

天文學家以太陽爲中心，地球繞着它轉動之說，不是要人們看見太陽住在中心，覺得地球在繞轉着他動。而是卽人們的地球不動日出日落的生活，找到這地球繞太陽轉的真相的。找到地球繞日的真相，人們還是處在地球不動日出日落的日常生活感覺中。不過人們可以根據地球繞日的原理，推測出許多方法，創造出許多條件，爲人類免除災難，爲人類增進幸福。佛亦如是。卽萬物之世俗諦而發現勝義諦，用勝義諦以消除人類的錯誤知見，順着勝義諦以解除人類的病苦，創造光明自由永恆的幸福。勝義諦

是在卽物上領會的，不是在關物上取得的，真的能夠卽物而順其理以通之，物亦不會對你抗拒。象非真象，象是僞象。我今所尋的真諦，亦卽此僞象識取其真，並沒有將此僞的性質改變了。

性莫之易故，雖無而有。物莫之逆故，雖有而無。

不易僞性而卽真，故真諦雖無而有，俗諦之僞仍在。物不能抗拒其卽真，故俗諦雖有而無，以其性是空。

雖有而無，所謂非有。雖無而有，所謂非無。

歸結到非有非無。所謂非有，因其雖有而無。所謂非無，因其雖無而有。

如此則非無物也，物非真物。物非真物，故於何而可物。

現在可以明白了，既如上說，可知不是無物，而是一切諸物，都非真物。物既不是真物。那裏有可以作爲物的物！論名不真空，到這裏說明了。

故經云：色之性空，非色敗空。

佛教所謂空，是說物之本性空，實體空，非無所見的僞象。所以不是要並此所見的僞相也敗壞不存在了才算是空。引經說爲證。佛經中的色字，相當於今之所謂物質。

以明夫聖人之於物也，卽萬物之自虛，豈待宰割以求通哉！

上所引經文，卽說明大聖人佛對於物之說其空。是卽就萬物的自已是空，故說其空。不是對萬物宰割去以通於空。

是以寢疾有不真之談，超日有卽虛之稱。然則三藏殊文，統之者一也。

經論中有時說不真，有時說卽虛，如維摩詰經中，維摩詰臥病有不真之談。又如超日明三昧經中，有卽虛之稱。不單如此，經律論三藏中不同的文言很多，其旨趣統歸於一。故得其旨者，雖千變萬化其說，不爲其所惑亂。

以上正文第一段，以真諦明非有非無之空。

（未完）